

印光大师曰

『一书者，净土十要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梁，言言为莲宗之宝鉴。痛哭流涕，剖心沥血，称性发挥，随机指示。虽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舍此则正信无由生，邪见无由殄也。』

弘化叢書

淨土十要

第一冊

印光大师曰

『一书者，净土十要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梁，言言为莲宗之宝鉴。痛哭流涕，剖心沥血，称性发挥，随机指示。虽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舍此则正信无由生，邪见无由殄也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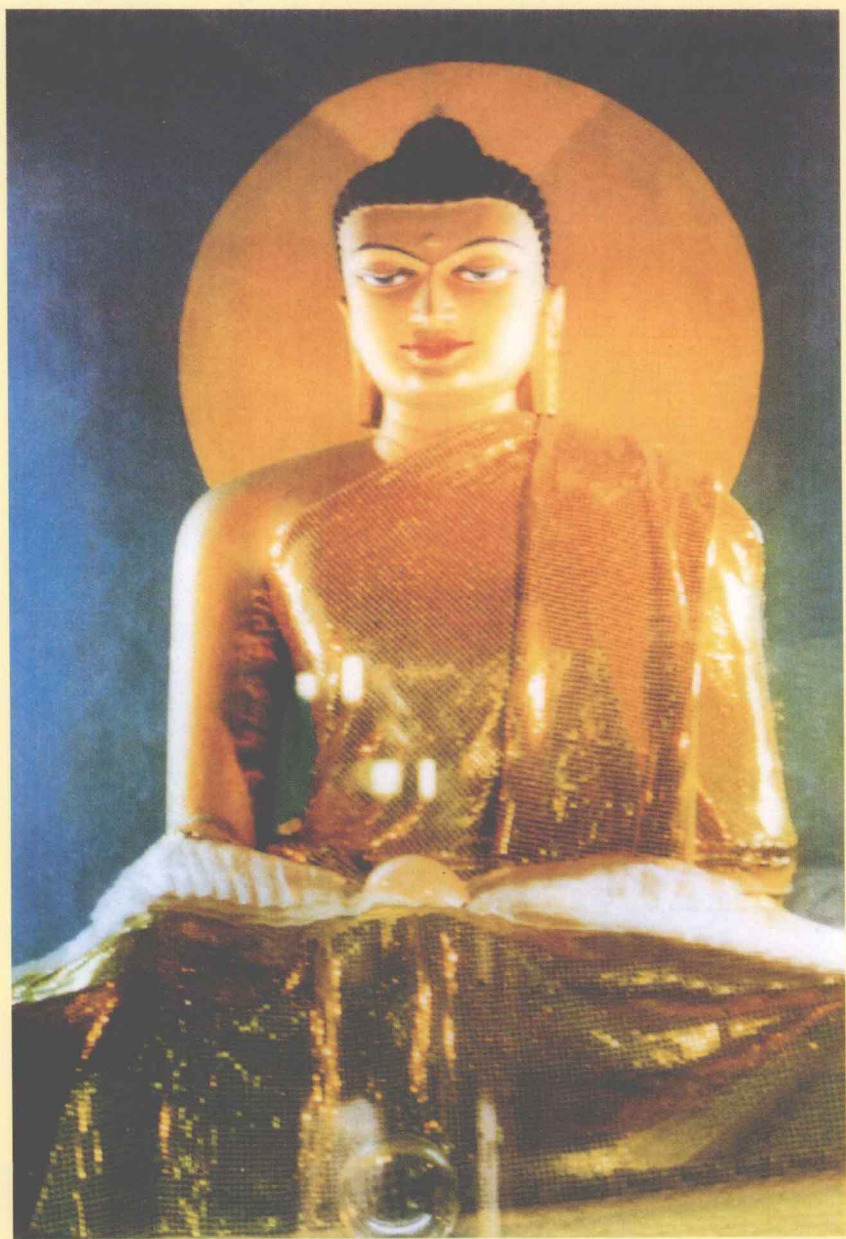
弘化叢書

淨土十要

第一冊

無上甚深微妙法
百千萬劫難遭遇
我今見聞得受持
願解如來真實義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



菩提伽耶金剛大覺塔佛陀成道處大殿供奉

印光大師贊

宗承教義兩融通
所悟與佛無異同
惑業未斷猶壞器
經雨則化棄前功
由此力修念佛行
決欲現生出樊籠
苦口切勸學道者
生西方可繼大雄



淨宗九祖北天目靈峰蕩益大師像



净土十要原文发刊序

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，虽则大小顿渐不同，权实偏圆各异，无非令一切众生，就路还家，复本心性而已。然此诸法，皆须自力修持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绝无他力摄持，令其决于现生，入圣超凡，成就所愿也。唯净土法门，仗佛誓愿摄受之力，自己信愿念佛之诚，无论证悟与否，乃至烦惑丝毫未断者，均可仗佛慈力，即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已证悟者，直登上品，未断惑者，亦预圣流。是知净土法门，广大无外，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，统摄群机，了无遗物。诚可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之则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下之则逆恶凡夫，亦可预入其中。畅如来出世之本怀，开众生归元之正路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，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也。而况时值末法，人根陋劣，舍此别修，不但具缚凡夫，莫由出离生死，即十地圣人，亦难圆满菩提。以故文殊，普贤，马鸣，龙树，远公，智者，清凉，永明，悉皆发金刚心，为之宏赞。以期六道三乘，同得



横超三界，复本心性也。竺震著述，多难胜数。藕益大师，选其最契时机者九种，并自所著之弥陀要解，名为净土十要。欲学者由此具识如来度生之要，与一法普摄一切诸法之所以然。大师逝后，其门人成时，欲遍界流通，恐文言繁长，卷帙博大，费巨而难广布。遂节略字句，于各要叙述意致，加以评点，实煞费苦心。惜其自恃智能圆照，随阅随节，不加复勘，即行付刊，致文多隐晦，兼有口气错乱，词不达意之处。民国七年，徐蔚如居士见访，以彼经理刻藏经事，因祈彼搜刻原本。彼后即刻弥陀要解，西方合论二种。今具得原本，李圆净居士，拟照前十要章程重刊，凡时师所作序述评点，一一照录。唯补时师之歉缺，不灭时师之苦心。仍作四册，以所节有多少不同，故卷须重调。西斋诗，念佛直指，昔则前后倒置，今调令适宜。各册末附各要文，及彻悟语录。又另以往生论注，莲华世界诗，合一册，作附本，共成五册。均与十要文义宗旨符合，了无差殊。如帝网珠，互相掩映。令诸阅者，深知净土法门，为一切诸法之归宿。一切诸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也。民国十九年庚午冬，常惭愧僧印光谨撰。



灵峰藕益大师选定净土十要重刻序

(此序西蜀潘存评点)

净土法门者，法界缘起也。何谓法界。吾人现前一念之心，不唯非块然，亦复非倏尔。才有能起，即属所缘，非能缘者。不得已强名之曰无相。然虚空兔角，亦受无相之名。而虚空有表显相，兔角有断无相，非真无相。又不得已强名此无相曰真。唯其无相而真，故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圣等法，皆在我现前一念无相真心中炳然齐现。而皆以自心为体，非别有物。心无相而真，从心所现一切诸法，莫不无相而真。是故于中随拈一毫末，一一皆具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圣等法，而无余欠。乃至一欸一掉，一名一字，罔非自心之全体大用。而欸掉名字之外，更无一法可得。此所谓法界也。何谓法界缘起。圣凡皆此法界。非粗妙，无减增。不涉生死，不干迷悟。而悟顺法界故，出生二种涅槃。迷逆法界故，妄现二种生死。迷逆生死，法界宛然。无奈众生从未悟故，终不能了。诸佛菩萨愍之，从一真法界，起种种因缘。世出世间，事类无算。一



介蝼蚁，万圣互援。神力既同，慈心亦等。而众生迷逆妄故，受化不齐。于诸佛菩萨平等光中，有有缘无缘，及缘中浅深久近之异。缘分差等，化辨从违。若或无缘，徒劳引领。此所谓法界缘起也。是故建化门中，只论系珠一义。（下三段引证深密，须精研之）如法华妙典，广谈宿因。先圣以四释阐明（因缘释，约教释，本迹释，观心释），而必以因缘居首。由缘匪一，故教网弛张。由教无方，故恩德贯彻（指本迹）。由恩不可穷尽，故得消归自己，领纳家珍（指观心）。故知因缘，即第一义。从上列祖，极重时节因缘。良以无法与人，亦无语句。情种熟处，假说心传。倘其不然，契理而不契机，有句尽成非量。空华界里，无自立宗。

（益信不从因缘起教反成戏论）华严大经，王于三藏。末后一著，归重愿王。（大义煌煌无敢拟议）夫众生情爱牵连，幻成世界。妄执缘影，遂立前尘。触之则生死浩然，究竟皆归于业海。然而业系之内，尚且天经地义，万邦作孚。（此引三界六道因缘为喻）况诸佛菩萨悲智无涯，色心俱寂。本真如以起用，称法性以垂机。触之则生死销亡，究竟皆同归秘藏。大事该乎九界，深恩施（音异，延也）于尘年。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此与六环业



系为何如，而可反恣睢违，不从标准。是旨也，精研藏教，备考群宗。由忍土而遐揽十虚，从末流而旷观三际。则求生净土一法，诚法界第一缘起矣。（下三段专就净土明因缘第一）说者谓阿弥愿胜，驾越诸方。然诸佛愿等，子等心等。法性海中，那容优劣。而千经万论，极口指归乐邦。十方广长，同声劝赞光寿者。何哉。缘在故耳。缘何谓在，信也。何谓不在，不信也。信不在处，恶业障之。（的的指迷）如夜行者灭火而趋险道，如破浪者卷帆而鼓横桡。事同背驰，宁止纡曲。又诸佛四土，上三土容有横义。（秘）至同居土，大都有竖无横（秘密故）。唯极乐同居，横具四土（显露故）。是故有情以凡夫而例一生补处。国土即缘生而显称性五尘。佛身因应化而见法身真常。说法从众鸟而闻梵音深远。以要言之。法法圆融，尘尘究竟。教海无一名相可筌蹄，法门无一因果可比拟（从未道破）。然此等希有，十方罕闻，而唯在极乐者，何哉。缘深故耳。缘何谓深，信深也。何谓浅，信浅也。信根浅处，恒情域之（的的指迷）。如朝廷之有资格，高才皓齿而不迁。如麟凤之于走飞，羽道毛群而一类。何由大方阔步，豁破无明。又诸佛度生，皆穷累劫。从凡阶



圣，不退为难。今求生极乐，但七日竭诚，十念倾注。虽陷恶逆，悉记往生。才得往生，便圆踞三不退地。且见阿弥，即见十方诸佛。生极乐，即生一切刹海。乃至阿弥一光，极乐一尘（心体全显），悉能于中顿证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圣等法，而不出刹那际三昧。夫诸佛度生如彼难，阿弥度生如此易者，何哉。缘久故耳。缘何谓久，信久也。何谓近，信近也。信缘近处，时分限之（的的指迷）。如舍调弓而引弩。如放驯马而服野駉。战胜之功，当在异日。如上所论专重有缘。缘深则境界难思，非等觉十地所能测。缘久则神力迅速，非三祇百劫所可伦。（下即因缘明心要）要之阿弥非有加于吾心也。吾心一念离绝，（指凡夫例补处）故圣凡无在。吾心万法顿融，（指横具四土）故四土无在。吾心不属时劫，（指圆三不退）故十世刹那无在。吾心不属方隅，（指见十方佛生一切世界）故微尘刹海无在。吾何歉乎哉。特仗增上因缘一显发之耳。曾有久习神咒者，一夜重魔，见狞物持之，置巨石下。其人怖急，忆诵素所习咒。遂见狞物倒散，裂石而醒。设素未习咒，或习未纯熟，缘种不深。斯时也，欲不寐死得乎。（此际尚可插入戏论否）然梦中真言，复是何物。倒狞裂石，



谁实使之。皆即我现前一念之心也。自心神咒，（而非无咒）唤醒自心魔人。净土法门亦如是。自心之阿弥，（而非无佛）还度自心之生死。故知因缘之义，甚深甚深。抑闻魔之重者，不许持光照，照即死。不许抱令起，抱多失心。唯就暗中，俾熟识者大呼其名。连声呼之，无不解者。净土法门亦如是。劫浊盛时，众生魔重。毋以持名杂参话。毋以粗心习胜观。杂参话，则浊智腾波，定起邪见（决定论）。所谓照之即死者也。习胜观，则非其境界，定起魔事（决定论）。所谓抱多失心者也。唯以现前一念无明（暗中）业识之心，令其专称（大呼）阿弥陀佛（熟识）名号（其名）。无间一心（连声），未有不亲证（解）亲到者。法门至此，愈卑而愈不胜仰，愈浅而愈不可俯。自呼自应，自魔自醒。一心之本元顿彰，法界之体用全揭。无庸踴仰，（已上双明事理。二持以下专明事持）祇么修行。倘未悟透根源，宁可颟蒙合妙。夫颟蒙念佛至矣极矣，无复加矣。但恐法门之戏论难忘，生死之天怀不切（二句是病根）。或执牟尼而视同瓦砾（此轻易念佛者）。或以指爪而撮摩虚空（此高抬念佛者）。或执瞽而与眼以明（此疑情念佛者）。或传经而苦舌之鵙（此说不著者）。如此，则扬之与抑，总莫



畅乎本怀。而信之与疑，皆不成乎三昧。间有大智，知进知退，知存知亡。而未遘至人，未获圆悟。未穷极致，未学要诠。欲升永明之堂，入楚石之室。居五浊之世，阐难信之宗（约化他言），殊非聊尔。呜呼。至人幽矣，圆悟皇哉。若无要诠，谁与穷极。昔灵峰老人，以正法眼，选定净土十要一书，剞劂未全。乙未之后，梨枣四散。迄丁未年，焚失数种。成时，窃念像季久转，唯此一门，契理契机。而净土诸书唯此诸要，尽美尽善。爰加点评，稍事节略。又仿慈云忏仪二门合行之例，会幽溪二要为一要。自以观经初门，弥陀行仪二种谬附之。其序首要解，尊经也。要之要也。次慈云，重行也。次新附二种，亦行经也。三者而后，则天台，紫阁，师子林，鄞江，西斋，幽溪，以迄于袁，皆以时也。又天台以论主冠本宗，袁以白衣殿，不尽以时也。订訖，倡募流通，而大心缁白共成焉。修舍沙门成时，（推赤心置人腹中）合掌稽首，重为告曰。净土持名之法，有三大要焉。一者六字弘名，念念之间，欣厌具足。如出幽狱，奔托王家。步步之间，欣厌具足。是故万缘（令人欣欣向荣）之唾不食，众苦之忍莫回。高置身于莲华，便订盟于芬利。蛆蝇粪



壤，可杀惊惭。二者（真语实语至当不易之论）参禅必不可无净土，为防退堕，宁不寒心。净土必不可入禅机。意见稍乘，二门俱破。若夫余宗，在昔之时，不必改弦，但加善巧回向。在今之世，只可助行，必须净业专修。冷暖自知，何容强诤。三者，一句弥陀，非大彻不能全提，而最愚亦无少欠。倘有些子分别，便成大法魔殃。只贵一心受持（可谓大哮吼），宁羨依稀解悟。乞儿若见小利，急须吐弃无余。棒打石人头，曝曝论实事。已上三要，颇切今时。倘能真实指迷，我愿舍身供养。十方三世，共闻此言。戊申端阳日，相似菩萨近住男成时，稽首书于华阳度云精舍之云气楼。（清康熙七年）



净土十要杭州重刻序

净土十要者，乃灵峰大师彻底悲心之所结集也。坚密大师剖心沥血之所流通也。自古弘扬净土者，未有如此直剖心宗，力救时病。可谓将法王最胜宝藏一旦尽开，普施大地众生现成受用。犹有不肯死心承当者，真是愚之甚痴之极矣。灵峰云，深信发愿，的为净土指南。由此而执持名号，乃为正行。若信愿坚固，临终十念一念，亦决得生。若无信愿，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银墙铁壁相似，亦无得生之理。修净业者，不可不知。坚密云，六字洪名，念念之间，欣厌具足。如出幽狱，奔托王家。步步之间，欣厌具足。是故万缘之唾不食，众苦之忍莫回。又云，一句弥陀，非大彻不能全提，而最愚亦无少欠。倘有些子分别，便是大法魔殃。此乃二大师，哀怜末世之大慈大悲真语实语。大舌轮之所同说，金色臂之所常垂，皆此意也。愿深思之，愿深思之。愧哉，吾本屠门之子，地狱之人，赖佛光垂照，善友提携，乃知厌苦，发心出家。屡蒙师友重重开示，始慕宗乘。愧宿障深



厚，参究数年，只解偏空而已。于咸丰辛酉，在明因寺，忽遭兵灾，方觉前来学未真实。幸佛恩加被，在大难中，虽伤一足，犹可奔逃，遂隐居于普陀佛顶山慧济寺。于夏月间，细阅此书，感激之至。如多年暗室，忽遇明灯。可惜从前不肯细读，空过光阴，悔之不及。自此尽弃旧习，专学持名。欲具欣厌，故燃两指。十念计数，皆从此起。有净侣妙能大师，与余颇似宿缘。一见欢喜，乃共行之。见十要序云，像季久转，唯净土一门，契理契机。而净土诸书，唯此诸要，尽美尽善。因兵燹之后，此板无存。遂发诚心，劝募重梓。唯愿十方三世，共遵此书，同念弥陀，同生净土。方慰诸佛广长，二师愿力也哉。同治十一年壬申夏日，恋西学人玉峰古崐，在明因寺西楼。敬燃臂香四十八炷，供养阿弥陀佛，稽首谨序。



净土十要扬州重刻序

甲午年，春王月，望日，吾弟某，不辞劳苦，持古本十要而来。云及此书（现身说法）多谤禅宗。噫，若作谤会，是真谤矣。夫诸宗赞扬者，皆法也。所呵者，皆弊也。如我禅宗呵斥教律净土者，尤甚。岂可竟作门庭人我斗争法会耶。其实法法平等，一一皆同出于一源，我佛岂有自相矛盾之理乎。故楞严二十五大士，位位第一。独大势至一章，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证入。足验法门收机普，利益广，易于成就者，不言可知。忆我始祖释迦一代宣扬，处处指归。此法乃当机之当机，又第一之第一，可以不必排抑矣。故列祖弘通修持者，不一而足。但我等多随流俗知见，出口入耳之学，未肯旷观古今，沉思默会其义。谓愚夫愚妇之工夫耳。倘能入得此门，法法皆不相背，何触之有。请深思之可也。否则，满目尽是荆棘泥途，岂能博览诸宗，遍游法界，受百城烟水知识之益乎。清光绪二十年甲午，七月佛欢喜日，书成，释观如，略序缘起于广陵藏经禅院之清泰室中。